

蒋勋说

唐诗

修订版

中国文学之美系列

沉浸于唐诗的世界中，
仿佛在青春时刻遇到知己，
可以把酒言欢，可以肝胆相照，
可以一同去追求生命中的理想。

蒋勋

著

吴宏凯 贾益 整理



蒋勋说

唐诗

蒋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勋说唐诗 / 蒋勋著 . — 修订版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4.9
ISBN 978-7-5086-4756-2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2521 号



蒋勋说唐诗 (修订版)

著 者 : 蒋 勋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18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4756-2/I · 563

定 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一讲 大唐盛世

- 002 诗像一粒珍珠
- 003 唐代是诗的盛世
- 005 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
- 008 菩提萨埵与水到渠成
- 010 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 012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 013 诗人的孤独感
- 015 游牧民族的华丽
- 017 唐诗里的残酷
- 019 侠的精神
- 020 唐朝是一场精彩的戏

第二讲 春江花月夜

- 024 唐朝是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
- 027 生命的独立性
- 028 与道德无关的生命状态
- 030 何处春江无月明
- 031 空里流霜不觉飞
- 033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 036 宇宙意识



- 038 牵连和挂念予生命以意义
- 039 愿逐月华流照君
- 042 归宿
- 043 交响曲的结尾
- 046 交响诗乐章

第三讲 王维

- 052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 054 “无人”
- 056 山水中生命的状态
- 061 《洛阳女儿行》：贵游文学的传统
- 066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 067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 069 相逢意气为君饮
- 073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第四讲 李白

- 082 诗歌的传统与创新
- 084 角色转换
- 086 青梅竹马
- 090 定格
- 093 浪漫诗的极致
- 101 盛放与孤独
- 10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105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 107 最贵重的是生命的自我反省
- 110 诗存在于生活中



- 111 “诗仙”和“诗圣”
116 柔情与阳刚
118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119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121 忧伤与豁达
122 我本楚狂人
123 美到极致的感伤
125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第五讲 杜甫

- 128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31 社会意识的觉醒
133 记录时代的悲剧
146 人世间不可解的忧愁
148 离乱与还乡
154 晚年自伤

第六讲 白居易

- 158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169 文学中有对生命的丰富关怀
173 《长恨歌》——本事
183 《长恨歌》——梦寻
187 《琵琶行》——音乐
194 《琵琶行》——深情

第七讲 李商隐

- 198 唯美的回忆



- 199 幻灭与眷恋的纠缠
- 203 繁华的沉淀
- 204 抽象与象征
- 206 深知身在情长在
- 212 更持红烛赏残花
- 214 人间重晚晴
- 217 此情可待成追忆
- 222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 224 生命的荒凉本质
- 228 寻找知己的孤独
- 230 典型情诗
- 234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 236 泪与啼
- 241 晚唐的生命情调
- 247 最深的情感



第一讲 大唐盛世



诗像一粒珍珠

我在讲到唐代美术史的时候，会有一种很不同的心情。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一到唐代，在色彩和线条上都出现了如此华丽的美学风格。我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历史时期。张萱、周昉、阎立本，这些初唐到盛唐的美术创作者让我们感觉到整个生命的精神完全像花一样绽放开来。当然，历史本身是延续的，在此之前自然会有一个慢慢积累的阶段，有很多准备工作一直在默默地进行，这个准备阶段可能长达三百年之久，才会水到渠成。

我们之前提到过陶渊明的时代。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有很多文学实验，也有许多其他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为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在美术方面，要准备色彩，准备线条，准备造型能力；在文学方面，要准备文字，准备声音，准备诗的韵律与结构，我称其为“漫长的准备期”。

这个准备，特别是文学上的准备，不是很容易发现，因为文学上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其实经过了长时间的琢磨。比如我们现在给朋友写信时，不大可能专门去思考怎样把字和字放在一起会产生比较好的音乐感、节奏感，或者形成一种对仗；但我看学生的报告，会注意他们怎么用“的”、“了”、“呢”、“吗”这些字，这些字用得好不好，和我们讲的文学会有很大关系。我们看“五四运动”前后最早的那批白话文，看当时一些大家的文字，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用得很多。我想，如果把那些“的”都删掉，文字会更简练一点。可是在当时，他们这么用，是在强调一种文字的解放



和语言的解放，他们希望在文学当中能够看到平常讲话的白话形态。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吗”或者“呢”这些字不见得会读那么重，可当它们变成文字的时候，会特别触目。“触目”的意思是说，在讲话的时候，“你吃饭了吗？”当中那个“吗”，可能只是带出来的一个音，但一变成文字就跟“吃饭”这两个字同等重要了。在听觉上，这个“吗”只是一带而过；而在视觉上，它却有了很高的独立性。可能就是这个反差，使得文字和语言之间一直在互相琢磨。

诗很像一粒珍珠，它是要经过琢磨的。我们的口腔、舌头、牙齿、嘴唇在互动，像蚌壳一样慢慢、慢慢磨，磨出一粒很圆的珍珠。有一天，语言和文字能够成为一首华美的诗，是因为经过了这长期的琢磨。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就是琢磨唐诗这颗“珍珠”的过程。我们甚至在陶渊明这些诗人身上还可以看到琢磨的痕迹。陶渊明这么好的诗人，我们也给予他很高的文学评价，可是以文学的形式美来讲，我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欣赏他的诗。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回想一下，《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一首诗的序，他其实是要写那首诗的，结果没想到流传在这个世界上的是诗的序，而不是诗本身。这种现象很有趣，说明这首诗在形式上的完美度还没有被琢磨好。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像唐诗那样的文字、语言还处在“练习”的初期。

唐代是诗的盛世

如果这样讲的话，唐代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阶段。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诗的高峰绝对在唐代。当你读唐诗时，意思懂还是不懂，都不是那么重要，你忽然觉得那个声音是那样好听。唐代是诗的盛世，唐诗的形式已经完美到了极致。唐代不仅在美术史上是一个花季，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花季。我们常常说最好的诗人在唐代，这其中多少有些无奈，仿佛是一种历史的宿命，那么多诗人就像是彼此有约定一样先后



诞生。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代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给诗人们提供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如果反身看我们自己，就会发现白话文运动之后的汉语文学绝对不是处在黄金时代，而是比较像魏晋南北朝初期。

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汉语文学只存在于中国境内，其实不然。前几年，我去马来西亚的八个城市讲汉语文学，没有想到当地的汉语文学如此兴盛。汉语文学在今天的世界文学版图中已经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和我们讲同样的语言，如果这个力量和电脑、网络统合起来，必然会产生非常惊人的力量。我曾经到过马来西亚南部邻近新加坡的一个城市——新山，很多新加坡的华人来听演讲，我当时感觉我们使用的语言与文字已经超越了国界，将来很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新起点，因为它的市场太大了。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发出一条信息，回应的人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这些人或许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或许是从中国台湾去的，汉语文学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而发生断裂。也许手里拿的护照是美国或加拿大的，人却一直浸染在汉语文学中。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累积的一个成果，而这个成果很可能只是某个大成果的一小部分。

我觉得“五四运动”前后有些人之所以要进行文字和语言的改革，是因为当时的文字和语言形式已经僵化到无法满足人们的情感表达需要了。那个时候的鲁迅、徐志摩等人，心中有很多新的感受要去表达，可是旧的语言形式不够用了。在徐志摩的时代，人们恋爱时，觉得用“愿逐月华流照君”去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实在有点奇怪，可是这七个字在唐代绝对是与时代相符合的。这句诗能够从唐代一直流传到徐志摩的时代，当时如果有人要送别人照片，会在照片背面写“愿逐月华流照君”——这当然说明唐诗的成就实在太高，高到变成一个概念，变成一种形式，但也变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文学比美术对我们的影响要深。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那个词、那句话是唐朝的语言。陈达的《劝世歌》很像唐诗七言句的“二、二、



三”结构，而且押韵，四个句子一韵；《春江花月夜》里面的“春江潮水连海平”就是二、二、三的句式。

每个时代都对对中国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四”怎么变成“五”？“五”怎么变成“七”？几百年间，不过在解决这些小问题而已。文化的工作非常艰苦，可是这些小问题一旦解决，就会一直影响我们。我一直不希望文学脱离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常常建议朋友最好随身带一个小录音机，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录下音。即便当时只是不经意的闲谈，但当你回头去听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的表达，这就是文学史对我们真正产生的影响力。“脱口而出”说明我们已经将它们完全吸收消化了，“脱口而出”这四个字本身就是成语。当诗变成了成语、格言的时候，会对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唐诗的形式太完美了，所以大家一直在用。虽然宋代之后，文学有小小的变迁，但唐诗在民间已经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美学形式。清代以后，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甚至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可以在看戏时接触到诗的形式。那些旧戏，无论是川剧、河南梆子，还是歌仔戏，人物一出场，就要念“定场诗”。所以我的意思是，唐诗不仅影响了读书人，也通过戏剧在文盲的世界里发生了影响。

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

每当我去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看到庙宇里的对联，听到那些老先生们吟出的诗句，就感觉到中华文化的根深蒂固。之所以讲根深蒂固，是因为这个文化系统不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阅读系统去传承，而是演变为传唱的系统。这个部分传久以后就会形成一个模式，比如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或失恋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句子，都有固定的范本。有次我和云门舞集的人一起去台湾美浓，当地那些从来没有读过书的老太太，站起来唱的是“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不但整齐，而且押韵。



她绝对不知道这和唐诗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一听就感觉到里面有一种与唐诗一脉相承的东西，而且充满了色彩感，充满了一种华丽的美学追求。我一直认为当文学变成了一门专业课程，也就是走入了坟墓。文学当然需要被研究、被分析，可是当文学变成研究对象的时候，也说明它到了博物馆时期，不再是活在民间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应当进行专业研究，但更应该投入心力去关心那些活在民间、走在路边的人，关注他们口中的语言模式和文学传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语言中所存在的内在冲突。尤其是当下的台湾，受到很多元素影响，比如我们这一代的语言一定有英文的影响，很多发音，很多使用声音的模式和节奏都是从英文中来的。再早一辈人，受日本文化影响很大，所以他们讲话的方式和节奏，与日本文学里的美感有相通之处。我在这里所讲的受日本文学影响，不是说他们一定读过川端康成或者三岛由纪夫，而是指那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在成长时期所接触到的声音模式。

小时候，我们家附近的那些“欧吉桑”邻居，讲话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很像日本电影里面的声音。他讲的是闽南语，但他的发音方式、节奏其实很多是出自日本。这个现象真是相当复杂。前段时间我看学生的报告，才明白“哈日”与日本偶像剧的关系有多么紧密。几乎每一篇报告他们都会引用日本漫画和偶像剧里面的内容。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日本文化的影响不会比老一辈的“欧吉桑”小。我在看待这些文化问题时，没有任何偏见，只是觉得开心。岛屿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态现象，可以很封闭，也可以很开放。当我们说岛屿可以很封闭时，是指如果要在政治上把它封闭起来很容易，只要把海防一做就可以了。在我成长的年代，台湾是很封闭的，就像一个打不开的贝壳，只要走到海边拍照就有人出来检查你拍了些什么。如果说那时候的台湾是一个闭紧的贝壳，那现在的台湾就是一个打开的贝壳，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岛屿的文化生态模式如此复杂，语言模式也绝对不可能单纯。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没有偏见，保持宽容的心态，



可是当我看学生的报告时，还是有些震惊。

有个学生在回答“我最爱的电影是什么”时，他用了犯罪的“罪”代替“最”。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很像一个白字。可是当我接着往下看，看到他回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时，还是这么写；接着又写“我最讨厌什么”时也还是如此。看到这么高的重复率，我不敢说这是白字了，就问这个学生。他说，用电脑打字时，感觉在一些同音字中，这个“罪”字最重、最强烈，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字。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文学语言，可能也处于一种几乎失控的状况。过去如果写白字，就等于写错了，老师要罚写一百遍的。我觉得用白字是错的，这个学生却有自己的理由：在键盘上打出拼音以后，同音字会出来，所有的同音字当中他对这个字的感觉最强烈，就选了这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的价值系统有没有被他打垮。也许你会感叹文学没落了，可是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创作起点？也许一个用错的字，会成为新文学的开始。使用错字也许是他改换文学形式的一种调皮——用这种方式来打破旧有模式。也许未来我会比他更厉害，有一天真的用“罪”字代替“最”字。“罪”，犯罪，这个字有忏悔感，有很强烈的被惩罚的意义。我用这个“罪”去代替原有的副词时会产生什么感觉？这个学生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有时觉得我们仿佛正处于魏晋南北朝前期，因为我们在实验新文学。最好的文学，或者说形式与内容完美配合的文学，为什么不会在魏晋南北朝前期出现？因为当时的语言太复杂了。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五胡乱华”的年代，有人讲匈奴的语言，有人讲鲜卑的语言，有人讲羯族的语言，有人讲羌族的语言，在那样一个语言大混乱的时期，大家其实还在磨那颗珍珠，根本没有时间去讨论什么叫作完美形式的文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完美的诗会在唐代出现，因为经过了三百多年的融合，所有的语言终于到了一个不尴尬的状态。



菩提萨埵与水到渠成

菩提萨埵的梵文发音是“Bodhi-sattva”，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翻译的人就要努力把它翻译出来，告诉大家这个声音的意思。那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是那个生命在觉悟生命的一个道理，是一个有情的生命在觉悟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做了这么多解释之后，Bodhi-sattva 被翻译成“菩提萨埵”。这当然是一个很怪异的名词，这时要把这个词变成文学很难，就像我今天要用“可口可乐”去写诗不是那么容易一样，因为“可口可乐”是一个新进来的词汇。那时的“菩提萨埵”也是一个新进来的词汇。可是今天“菩萨”这两个字绝对可以用来写诗了。“菩萨”不但是两个美丽的文字，还会带给大家很大的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菩萨”是什么。

今天的“internet”可能还是新的语言，要将它变成文学，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我们把它翻译成“网络”，也还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在我看来，那些累积了很长时间，和我们的身体、呼吸已经有了共识与默契的语言和文字才叫作文学。文字和语言刚开始只是为了传达意思而存在，表达意思的过程可能很粗糙、很累赘，也很可能词不达意，但是慢慢地，大家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共识。比如说成语越多的民族，说明它在文学上模式性的东西越多、越固定。“水到渠成”、“根深蒂固”，这些都是成语，我一说，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里面累积了习惯性的文化模式。但要把它们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并不太容易。

当我谈到初唐的诗歌创作，会特别用“水到渠成”来形容。当然也可以说，我对活在那个年代的诗人充满了羡慕和忌妒。他们似乎天生就是要做诗人的，因为当时的语言和文字已经完全成熟了。你今天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是李白，因为你的时代不是李白的时代。你没有一个完美的语言背景，也就是说你的“水”还没有到，所以你的“渠”也不可能成。

文学史的继承关系，和大自然一样有春夏秋冬。唐代是花季，花季之



前一定是漫长的冬天。在冬天，被冰雪覆盖的深埋到土壤里的根在慢慢地做着准备。

在讲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很多诗人我都没有提到，像谢灵运和鲍照。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应该有很多诗人，为什么今天留下名字的这么少？为什么到了唐代，在短短的开元、天宝年间，大概文学史上最好的诗人都出来了，李白和杜甫只相差十一岁，这就是花季。花季未到的时候，要期待花开，是非常难的。

陶渊明也不是花季当中的花，他只是努力地准备花季要出现的一个讯号而已，他的诗歌形式并不完美。他写“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这中间给我们的感动，全部是内容上的感动。他在文字和语言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创造性，五言诗的形式汉朝就有，他并没有开创新形式。陶渊明甚至有时候用四个字，比如《停云》，是《诗经》的模式。陶渊明在内容上有很多哲学性的创造，可是他的诗在形式上是不够完美的。我读“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的时候，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感动，因为这个形式我已经太熟悉了。

当时出来一种叫作“骈体文”的文体，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四六”。什么叫作“四”？什么叫作“六”？就是说用四个字与六个字的排列方式重新去组合语言的节奏。写骈体文的鲍照、江淹等人，除了中文系的人做论文研究他们，普通大众是不太读他们的东西的，可是他们也在琢磨那颗珍珠，也在实验语言和文字有没有新的可能。像庾信的《哀江南赋》，就在形式上就做了很多实验。这些诗人有点像“五四运动”以后的诗人。台湾有一些诗人，没有太多的读者。可是我相信他们在实验很多新的语言规则，有的年轻人想试试看在当下如此巨大的文化冲击下，汉文字还有什么可能，甚至把文字颠倒过来排。像刚才提到的有意把犯罪的“罪”变成最好的“最”的学生，如果他一直试，可能会试出一个新的语言模式。魏晋南北朝的一些人虽然在今天不是特别被看重，但这些默默无闻的寂寞的少数人，是在做文学实验的人。



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文学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比如，内容是说我渴望爱，因为没有爱而空虚；可是光有爱的渴望和爱的失落，不一定能产生诗。《诗经》里面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把爱的渴望与爱的失落变成了十六个这么精简的文字，所以形式当然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说，因为徐志摩感情非常充沛，所以他是诗人，这里面的逻辑就有问题。我们感情都很丰沛，可是我们未必可以变成一个诗人。诗人是在某种情感当中，可以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偶然的一个句子，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写出一句诗，而且这句诗让读到的人有共鸣，觉得它表达了一个时代里对爱的渴望和失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歌，每个时代最好的诗都是流行歌的形式，在大众当中可以引起很大的共鸣。如果一个人写的诗只是在小部分人当中流传，还不能够把个人情感与大众进行对话呼应，那我称之为还在琢磨形式的诗人。

我会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以后的人再谈这个时代的诗人时会提到谁？有没有可能是蔡振南？我不知道。会不会他的歌声、他和人进行的对话比我们今天认定的文学有更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微妙的部分。在正规的文学会议上，不大会有人这样谈，任何一个文学奖都不会颁给蔡振南。但我们讲的《诗经》和汉乐府里面那些好诗，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拥有诗人身份的人写出来的，那些诗其实是民歌。扎根在民间，与大众对话，然后去表达大众的孤独、哀伤与追求，这是诗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在关心内容的部分，不要修饰，不要有任何形式上的思考。可是所谓不要修饰是最难的。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说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文学。这么多年，这么多散文，很少看到哪篇散文敢这样写，简单到好像没有形式。我们认为的不修饰，其实是文学上最难的形式。朱自清放弃了所有形式上的造作、词汇上的难度、音韵上的对仗，这些东西都不考虑，直接面对眼前所看到的

